



# 蓝蓝和冬冬

杜 宣 著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电影文学剧本

# 藍 藍 和 冬 冬

杜 宣 著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## 內 容 提 要

这个电影文学剧本，寫的是两个孩子的故事。藍藍和冬冬依靠铁路员工的照顾，从上海到了北京，和久别的父母重逢了。作者通过这两个孩子在旅途中的遭遇，反映了新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怀和对兒童的爱护；也反映了新社会培养出来的兒童如何聪明、活泼、机智、勇敢、友爱而又乐于助人；同时还表现了人民铁道工作人员的高度负责精神。在另一方面，也谴责了一些思想和作风上有缺点的人。

电影文学剧本

藍 藍 和 冬 冬

杜 宣 著

\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58弄2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78 号

信誠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

\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27/16 字数：47,000

1958年3月第1版

195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3,500

统一书号：10077·740

定价(7) 0.22 元

暮春三月，正是江南鶯飛草長的時節。

上海，西區。

綠樹成蔭的大花園。

櫻花象錦綉一樣的成簇成團的怒放着。

細嫩柔韌的柳條，象仙女的髮絲一樣，在春風中飄垂着。

郁金香正燦爛怒放；

玫瑰花象紫色的天鵝絨；

滿池盈盈的春水，好象少女的明眸；

一雙雙的燕子，在柳林、花叢間飛翔着。

遠遠的草地上，好象一群彩蝶在那里飛舞。

一群穿着彩色衣裳的孩子們在跳舞唱歌。

一張張又甜又美麗的小臉。

冬冬的臉部特寫，但頭朝下。鏡頭很快的拉開，原來他在  
豎蜻蜓。鏡頭移到秋千架上，藍藍在打秋千，兩條小辮子上扎  
了兩個綢結，一雙聰明的眼睛，長在很美麗的小臉蛋上。

一群小鳥飛去，歇在一棵靠近屋子的白楊樹上。一粒石

子突然飛過去，小鳥飛了。當——一聲，屋子玻璃窗上的一塊玻璃被打破了。

一个小姑娘气呼呼地跑到秋千架附近指着大洋房大叫道：“藍藍，你的弟弟冬冬又打破一塊玻璃了。”

藍藍朝小姑娘指的方向望了一眼。

“真是頑皮！”

鏡頭由樹林、草地移到一所大洋房。在寬大、空氣暢通的走廊里，放着一些木馬、搖船……

房間里，整齊的排列着許多小椅子，靠牆放的木櫃里和鋼琴上，都很調和的放了些很好玩的玩具。

日曆指出是星期六。

薛儂，五十歲左右，頭髮有些斑白，幼兒園主任。她在她的辦公桌邊，認真的在檢查全園孩子健康統計表。過一會，看看手表，從抽屜內取出一封信來，重讀了一遍，若有所思的走到窗前。向外看去。

遠處，兩個孩子在打架。

保育員王鳳走了進來。

“主任，冬冬今天又打破了一塊玻璃，他這個月已打破三塊玻璃了。”

薛儂指着窗外：

“你來看。”

“冬冬又在打架。”王鳳說。

两个孩子打架，一个被推倒在地上，一个很快的压上去。

“这孩子又顽皮，又可爱。他想念他的父母，每逢星期六，他心里就别扭。”

“是呀！幼兒園不能代替家庭。看到別的小朋友都回去了，当然就会想家的。怎么他的爸爸妈妈还不来接他们。”

“是呀！他们现在就要准备去北京啦！”

“这好啦！您接到了他们妈妈的信吗？”

“是的，刚接到，我这就告诉他们去。”说完，薛傖就朝窗外叫着：

“藍藍，冬冬……”

沒有回声。

藍藍向正在打着架的冬冬那兒跑过去。

“冬冬，怎么又打架哪，剛剛薛阿姨在叫我們呢！”

冬冬沒有回答。他們在地上打得滾來滾去。

“藍藍，冬冬……”远处傳來呼喊的声音。

“喂……”藍藍回答着。“冬冬，住手呀！听見沒有，薛阿姨又在叫哪！”藍藍一面着急的叫着，一面走去用勁把冬冬拖开。

冬冬臉上給抓破了一塊，衣服弄得乱七八糟。藍藍問：“痛嗎？”

“不痛。”冬冬說。

“走吧！冬冬。”

“我不走。”

“薛阿姨叫了我們半天啦！”

“我要回家去，我也要爸爸媽媽！”冬冬喊着，好象要哭的樣子。

“不要哭嘛！”藍藍雖然叫冬冬不要哭，但是她自己却也哭了起來。

“你看，你自己倒哭起來了。我從來就不哭的。”

“冬冬，藍藍……”

“喂……”藍藍、冬冬同時答應。

時鐘指着五點半。

一個老年的園丁，愉快而有節奏的拉着高懸在一棵大槐樹上面的一口大鐘的繩子。

悠揚而有節奏的鐘聲，穿過了水面樹梢，响徹了整個園子。

這是孩子們最愉快的時刻。

蹺蹺板停止了活動，秋千停止了擺蕩，在滑梯上的孩子們象水車一樣的連串的滑下來……

孩子們從花叢里，樹林中，水池邊，草地上……奔向大洋房。

象蜂群一樣，孩子們一面和阿姨說着“再會”，一面涌進了接待室。

來接孩子的人，大家叫着自己孩子的名字。

孩子們各人按着來接的人和自己的關係叫着：

“媽媽。”

“爸爸。”

“奶奶。”

“姥姥。”

“阿姨……”

各人牽着、抱着自己的孩子，離開了幼兒園。他們都是那末幸福和愉快。

年老的園丁將厚重的鐵門关上。

一陣熱鬧過去了。

在春日的黃昏中，幼兒園的庭園，顯得十分的安寧寂靜。

一雙失巢的雛燕，來回的翻飛、叫喚。

老園丁喃喃獨語：“趕快飛、趕快找吧，天快晚啦！”

在花園里，薛儂牽了藍藍和冬冬。

“你看，你又打架哪！喔唷，臉上又抓破了一塊。快点，洗臉去！”

冬冬說：“不，我要回家去。”

“我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，你們的爸爸媽媽來了信，要你們去北京。”薛儂說。

“好呀！……”藍藍拍起小手。

“那我們現在就去。”冬冬拖着薛儂的手就走。

“唉，要走也沒有這樣快呀，要替你們買火車票，還要收拾行李。”



“那我們什麼時候走呢？”藍藍問。

“我先問你們：如果你們沒有大人帶，請火車上的叔叔招呼你們，行嗎？”

“行。”冬冬干脆的回答。

“好，那我回頭就到火車站上去，把情況問清楚，好嗎？”薛儂說。

“好的。……”藍藍和冬冬同聲說。

薛儂牽了兩個孩子在草地上走。

薛儂：“冬冬，聽說你又打破了一塊玻璃，是嗎？”

冬冬：“是的。”

薛儂：“你為什麼老要打破玻璃窗呢？”

冬冬：“我也不是存心要打破玻璃窗的，我看見一只小鳥在樹上，就撿了一粒石子擲過去，玻璃就破了。”

薛儂：“以後可要小心一點兒。”

這時冬冬看到一只小鳥停在一棵白楊樹上，他指着說：“一只鳥。”邊說就撿起一粒石子準備丟過去。

薛儂：“你看又要丟石子了！”

冬冬笑了一笑，把石子放下了。

## 二

春天，晴朗的早晨。北京西郊的林蔭道上，擠滿了春游的車輛。

易融、班玉穿着輕便的春裝，飛快的騎着自行車，從莊嚴

華麗的中蘇友好大廈前面穿過。從那些巍然得象宮殿、美麗得象公園的學校門前穿過。

昆明湖、萬壽山鳥瞰。

紅男綠女、白叟黃童，熙熙攘攘于瑰麗的宮殿與美麗的湖山之間。

在長堤柳蔭下，一對青年男女垂釣的倒影。

易融和班玉在靜靜的垂釣。

“你看這兒多美呀！”

易融看了一下四周，深深的呼吸了一下。

“老易，在蘭州動身的時候，我說去上海彎一趟，把藍藍和冬冬接來；就是你，老是說到了北京再說，到了北京你又不讓我去接他們。現在，你看，人家和孩子們過得多好！……”正在這時，一對夫妻牽着一個漂亮的小姑娘走過。班玉眼睛有些濕潤。

“現在我們的孩子不是馬上就要來了嗎？”

“馬上要來了！虧你好意思，要兩個這末小的孩子自己搭火車來。”

“不要緊的，解放了……”

易融正要說下去，班玉搶着學易融的腔調說：“不要緊，……解放了的人民鐵道嘛！……”

易融笑了起來。一個七八歲的小姑娘和一個五六歲的小弟弟跑來了。

“叔叔、阿姨，你們釣到了魚嗎？”小姑娘問。

“沒有啊!”易融回答。

“怎么他們也沒有釣到魚。”小姑娘对弟弟說。

“老易，我們的藍藍恐怕和她差不多高了吧。”班玉指着这个小姑娘对易融說。

“是啊，冬冬恐怕也和这个小弟弟差不多了吧。”易融望了一下小弟弟回答着班玉。

“他們不知道动身了沒有?要是今天有他們一道該多么好啊!藍藍在信里說:要是再不接受他們來，就快要不認識我們了。这句簡單的話里，包含了多少丰富的感情啊!”班玉自語着。

“阿姨，你們說什么呀?”小姑娘好奇的問着。

“小妹妹，我們有兩個孩子，同你們差不多大。看見了你們，我就想起他們來了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帶他們一塊兒出來玩呀?”小姑娘問。

易融向班玉無可奈何的笑了一下。

“走吧，姐姐，爸爸要找我們啦。”小弟弟說。

“是的，啊，爸爸來啦!”

易融、班玉抬头一看，來的原來就是他們在西北時相識的一个老同志——王一波，現在是他們的支部書記，后面还跟了一个孩子。

“啊呀，老易，是你們呀。你們真是幸福啊!”

“書記同志，這兩個孩子是你的?”班玉問。

“不只兩個，這兒还有一个呢。叫叔叔、阿姨。”王一波笑着說。三个孩子依次序站着，几乎是同时的叫着：

“叔叔、阿姨!”

“好福气呀，老王。怎么在蘭州的时候我們沒有看到过你的孩子呢？”易融說。

“因为孩子多，沒把他們接过去，所以他們和媽媽都一直住在北京。”

班玉看到他只是一个人，就問道：“你的爱人今天沒有同來嗎？”

“还能不來嗎？帶着一個小的，走不动，在那边等啦。”王一波答。

“还有一个！真不簡單！”易融說。

“我們家里还有一个小弟弟呢！”小妹妹說。

“怎么，还有一个在家。”班玉不禁睜大了眼睛，易融也感到驚訝。他們大笑了起來。

“是的，剛生不久，在家由奶奶帶着。”

“你們真熱鬧啊！”班玉說。

“你們的孩子快來了嗎？”王一波問。

“大概快了，不过要他們兩個孩子自己搭車來，心里总有些放不下。”班玉說。

“噯，交給人民鐵道，还有靠不住的嗎？据說他們这样做已不止一次啦。”易融說。

班玉向易融瞪了一眼。

一条魚上了鉤，拚命的想擺脫它。放在地上的釣竿，給魚拖下水里去了。

一个大孩子看見了，大叫着：“叔叔，你的釣魚竿怎么自己动起來啦？”

班玉看見了，突然的跳起來說：“老易，快点，魚把釣竿拖跑了！”

易融一看，馬上搶上去抓釣竿，脚一滑，扑通一聲，落在水里；但是他很快的把魚竿抓着力往岸上一擡，一尾大鯽魚正好打在班玉的頭上。

大家的笑聲掩盖了一切。

### 三

車站辦公室。

薛儁正與一個穿鐵道制服的人在談話。

“小的几歲？”穿制服的問。

“六歲。”

“他自己會大小便嗎？”

“噯，這個孩子才能干呢！他不但會做自己的一切事情，並且還會幫助人呢。”

“啊，這就沒有問題了。”

“請你告訴我，十五日的十六次車硬席臥鋪的列車員叫什麼名字？”

“鄭大毛，是一個好小伙子。孩子交給了他，包你沒有問題。”穿制服的很有信心的說着。

“如果到了北京車站，找不到他們的爸爸媽媽，那怎麼辦呢？”

“那我們會派人送到他們家去。把孩子交給了他們的爸爸

媽媽，我們的責任才算完啦。”

“這我就完全放心啦。謝謝你，再見。”薛儂很滿意的說。

“再見。”

夜，燈下。

薛儂在替藍藍和冬冬整理行裝，旁邊有已經整理好的衣箱。王鳳正在他們的大衣里子上縫一塊白布條子，上面寫着：

“北京，石油工業部，易融、班玉。”

這時候，藍藍輕手輕腳的走了進來。忽然，王鳳一抬頭看見了，就說：“怎麼你還不睡，起來做什麼？”

“我睡不着。”藍藍說。

“有什麼事，睡不着？”薛儂問。

“阿姨，以後我們還看得見嗎？”藍藍問。

“以後，我們也有機會去北京的，怎麼會看不見呢！還有什麼事？”薛儂把她抱起坐在身上。

“那麼吃飯呢？火車上有飯吃嗎？”

“有的，車上樣樣都有。”薛儂又說：“去睡吧，一切事情我們會替你們弄好的。”

藍藍打了一個呵欠。薛儂送她進臥室。

（鏡頭跟着他們）

臥室里，二十來張小床整齊的排列着，一盞淺綠色的小燈，照得整個臥室十分安寧。

薛儂送藍藍上了床，蓋了被，走到冬冬床前。

“阿姨！”冬冬輕輕的叫着。

“怎么你还没有睡？”

“我以后再也不打破玻璃了。”冬冬說。

“你真是乖孩子。”薛儂安慰着他，在他臉上親了一下。“睡吧！”

薛儂有些黯然。

幼兒園側門的石級上，冬冬和那个原來和他打架的孩子并肩坐着。

“你在路上要当心坏人。”

“不要緊，我帶了手榴彈。”冬冬很有把握的回答，还拍拍他的兩個鼓起的口袋。

“光手榴彈不行，你还要保护藍藍。”

“我不怕！”冬冬說。

“好吧，我把我的手槍送給你吧！”說着，从褲袋里掏出一枝曲尺形的樹枝，遞給了冬冬。“你拿去吧，这把槍很准的。”

“好。”冬冬立刻收了起來。

藍藍跑來了。

“冬冬，快点，要走了！”

冬冬迅速的站了起來，模仿着軍事動作，叫聲：

“敬礼！”

冬冬把那樹枝拿給藍藍看。

“藍藍，你看，剛剛他送給我的手槍，我還帶了手榴彈。”說着拍拍他的褲袋。

“你帶这些干什么？”藍藍問。

“路上要有坏人的話，我就用它打他的眼睛。”冬冬很得意的說。

远处，薛儂在叫着：“藍藍，冬冬，快走了！……”

一群孩子奔過來，藍藍和冬冬飛奔着迎上去，孩子們圍成了一團。

候車室內，擠滿了旅客。

一个老工人戴着老花眼鏡在看書。

几个象机关干部和学生模样的人，圍在那里打扑克。

一个妖形怪狀、花枝招展的女人在吃巧克力糖。

一个穿西裝的象商人模样的人正从怀中掏出一把鈔票在那里整理。

在远一点的地方，有些解放軍，有的在吹口琴，有的在打牌。

薛儂、王鳳和藍藍、冬冬，坐在椅子上。

“你們上車之后，一切都要听列車員叔叔的話，不能跑來跑去，也不可以把头伸到車窗外。这件事，冬冬，你一定要記住。”薛儂在向他們做旅行教育。

正这时，薛儂發現冬冬兩只口袋裝得很滿。

“冬冬，你口袋里是什么？給我看！”薛儂用手伸过去一掏，掏出了一把石子。

“怎么，你帶这些石子去干嗎？”

藍藍搶着回答：“他說，这是他的手榴彈，要是在路上碰到



坏人，他就用石子兒去打他的眼睛。”

薛儂、王鳳听了都笑了起來。薛儂一看藍藍的口袋也鼓了起來，用手去掏出了一大把“香烟画”。“你帶这些做什么？”

“这都是小朋友送給我的。叫我做紀念。”藍藍回答。

“这些可以。”說着交还了藍藍。

“石子不能帶。”薛儂把石子一把把掏出來放在椅子上。

“你帶这些石子兒回头又把火車上的玻璃打破啦。”藍藍說。

薛儂把他們的背包打开來。“你們看：这里面有苹果、橘子，吃完午飯吃一个橘子，晚飯后吃一个苹果。这是一包餅干，准备你們餓的时候吃的。”

“阿嬢，要是吃完晚飯不吃苹果吃橘子行嗎？”冬冬故意的問。

“也可以，只是一次不許吃兩样。还有，飯前飯后不要忘了洗手。”

藍藍說：“火車上什么地方可以洗手呀？”

“到了車上你可以問列車員。你們無論什么事，都可以問列車員，要听列車員的指揮。还有一件事，冬冬一定要記住，就是車子开的时候，不許到处跑。”

擴音器的声音：

“去北京的十六次快車旅客，現在可以進站了！”

候車室里立刻騷動了起來，冬冬背起背包就跟了人走，給王鳳一把拉住。

“別忙走呀，我們还要等人呢！”王鳳把冬冬按下坐着。